
主動說一句謝謝

感恩的力量其實很宏大。別誤會我是在這裏傳道或甚麼的；我在嘗試表達的東西，應該是超越信念，而更側重於感覺層面上的意義。寫這本書，除了側面治療一下自己心靈上的百孔千瘡，更希望藉 與我們最親密的，能入口吞下、消化吸收的飲食文化，來親近我們另一種最親密的，憑一脈相承、情繫血緣的人際關係。

母親七年前因癌症過世，那是我從她離開的那刻起，無可避免地要去面對的生命事實。在這個事實中看生命，比起在以前的歲月所看到的，有

了無從覺察但無比重大的變化。過來人必能體會到在至親離世後，人一下子五內失去了重心的那種感覺。原本的情感平衡突然被破壞了，人便悻悻然心裏像長了一個大洞似的。但從外表上，不但看不出這個洞的空白暗黑，更完全找不到這個洞的入口。這個深藏的洞，不能透過眼神看穿，不能憑聲音話語測量，甚至不能經由淚腺追蹤。要進入這個洞，唯一的途徑，是要好像時間旅行一樣，幻想 空間轉移，閉上眼想 要去那個沒有聲音、沒有光線、沒有內容的洞裏。然後電光火石間，整個人感受到那個終極空虛的洞，知道了在洞還未出現前，這個心靈空間，本來是滿滿盛載 和已逝者的一切感覺和關係。那些原有的色彩與活力、怨懟與火光，竟然連一粒塵那樣微小的痕跡也沒有留下。

因為不知怎樣去處理這個洞，我於是開始去逃避它。它雖然沒有好像癌症一樣擴散開去，但那空洞無物的感覺，還是時刻提醒 我，我已經踏進了一個沒有母親的階段。而這個階段 將一直持續到我離開人世為止。於是，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離死亡那麼近，從來沒有如此感受到過去的

日子，自己原來錯過了多少、白活了多少。我知道我一定要想辦法去填補這個洞，把餘下來的日子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裏。這也是我深信母親她最願意看到我做的事。

逃避的相反，便是行動。我暗地裏從來是個極度被動的人，被動得時常主動出擊，全為最後可以掌控情況，令自己安全地留在被動狀態。這也是我的性格弱點所在

最先提議我主動去擊破弱點，把我對媽媽的點滴感覺寫下來的人，是我的六姨，我媽媽排行第六的妹妹。感謝她到溫哥華幫忙處理媽媽的喪禮時，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樣子，於是給了我這一盞明燈。

明燈我拿到了，但一直還是不敢點燃，怕拿它一照才發現自己不敢回首細看。直到我的大學同學 Ann Wong 加入了「香港癌症基金會」工作，感謝她在不知不覺間，給了我一個應該怎樣前行的靈感，也沿路幫助我

完成了以母親之名，為被癌症影響的人作一點小事的心願。同時也得感謝「香港癌症基金會」一路以來的工作，令我頓然明白滿目皆是同路人，患者與家屬何其多，自己只是微不足道的其中一個。

以音樂為主要職業的我，之前的書大部份和飲食有關，全部由「香港三聯書店」出版。多謝三聯一直以來的錯愛，多謝李安小姐支持我出版這本書的意念想法，多謝 Yui 和阿鋒的編輯工作，多謝阿 Dick 幫忙拍下書裏面其中幾個訪問，和多謝三聯設計部的同事，把書裏隱含的情感以圖文排列了出來。

當我決定以媽媽和我都最愛的餛飩，來作為此書的主題時，馬上想到要邀請寫序的人是 Y T。因為我們的食緣，也因為 Y T 對亡母的愛念。很感謝那段感人的文字，為全書開路。

入正題之時，第一個想到要邀請來講餛飩的，是方任利莎女士。感謝方

太和她女兒 Bobo，一口便答應了我的冒昧請求，還請我到她家去，吃她親自製作的西洋菜餛飩。

感謝「SEVVA」的靈魂人物郭志怡 (Ms. Bonnae Gokson)，和我在她餐廳談了一個下午，講有關她成長時媽媽的巧手味道，也分享了 SEVVA 教人驚艷的素餛飩的來龍去脈。

謝謝我從前美孚家樓下的小麵店「滄浪亭」，老闆和老闆娘徐氏夫婦多年來堅持的正宗上海味道，令我和爸爸媽媽，還有我的外婆都有幸曾經一起吃過你們巧弄的家鄉情味。

感謝俞小俊先生偕同「港灣壹號」李樹添師傅，在一片歡樂氣氛之中，為我介紹和複製了俞媽媽的拿手上海餛飩。

感謝「海景軒」的生招牌梁輝雄師傅，他絕頂美味的錦鹵雲吞，助我追

憶外婆最喜歡的廣東鬆脆甜酸樂趣。

感謝「雲陽」的陳啟德師傅給我上了免費的一課抄手課，還帶我入他的廚房見識紅油抄手的出品過程。

感謝有型有款又友善的 Jowett，為香港人帶來了「口利福」，和他媽媽的多菜少肉餃子。

感謝「吳師府」的吳師傅和徒兒袁師傅，二人夾手夾腳，毫無保留地為我炮製出復古的廣東雲吞麵。

感謝蔡昱老師，在「好蔡館」中以一隻筷子的神功，為我示範了潮汕地區的煮婦們，怎樣靈巧地包出充滿自家風格的小餛飩。

感謝「Cucina」的意籍大廚 Chef Andrea Oreste Delzanno，不厭其煩地

為我包了許多款聞名不如見面的特種意大利餛飩。

感謝加拿大好友 Bob、他媽媽 Mrs. Blatz 和他姊姊 Margaret，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卡加里下午，於 Bob 媽媽家的廚房裏，做出了香港難得吃到的家常波蘭餃子 Pierogi。

還要多謝一班酒店和餐廳的公關同事朋友們，以及一些飲食媒體的好友，一路上幫忙聯絡拍攝、安排細節、抄錄食譜，功不可沒，沒齒難忘。

此書是我最不願意去寫的一部。最後她能夠面世，除了上述有關機構和人士的無私幫忙，還需要有許多鼓勵、體諒和因緣。這些我都有幸能夠得到，真是不主動落筆，實不知人間有情。憑藉他們對食物的尊重愛護，和懂得如何珍惜食物背後的人情味，以一雙又一雙烹飪師的手，把我內在的空洞和緩地填補了。這些都是親、都是愛、都是情。

最後，要多謝我的舅父阿姨們，特別是我二姨，我媽媽排行第二的妹妹，為我補充了一些故人往事的資料。還要感激父親，他聽了我的計劃、我的疑慮，對我這個決定所表示的支持，就相等於我媽媽對我的首肯一樣。我的力量很薄弱；但願加上這許許多多的人的祝福，透過我拙陋的文字相片，可以把一種人生中小小的感悟，傳遞給讀者，同時也作為我和媽媽的關係和緣份的總結與延續。

于逸堯

二〇一七年七月於香港

目錄

序	天下無雙	俞瑋
自序	主動說一句謝謝	

一	餛飩點的歌	22
二	滄浪亭記	32
三	我和方太有個約會	42
四	副總裁媽媽的餛飩	56
五	少少肉、多多菜	66
六	心裏有素	78
七	外婆的甜酸口味	88



上海菜肉餛飩



俞媽媽上海餛飩



媽媽的多菜少肉餃子



錦鹵雲吞

八	失落的金魚尾	102
九	一隻筷子上的潮汕旋風	116
十	揮一揮衣袖	128
十一	大餛飩小餛飩 不扁之食	140
十二	馬哥亨羅與他的神奇麵食	156
十三	家常醍醐灌頂	170
十四	一起包	185



紅油抄手



黑毛豬面頰意大利餛飩配南瓜蓉、
黑松露及鴨肝



Bob 媽媽波蘭餃子

後記	本事	196
鳴謝		202



一 餛飩點的歌

憑着成長時跟母親一起分享得最深切的味道，
來繼續一段已經轉化了的親情。

小時候，老師和夫人都說，孩子最需要用功培養的，不是腦，便是心。怎想到幾十年後，令我閉上眼睛，回到未來，百感交集，靠的竟然是舌頭、鼻子和耳朵。那年我剛剛大學畢業，辛曉琪的〈味道〉播得連香港也街知巷聞。當時琅琅上口，其實不求甚解也無從了解。「味道是記憶的最強載體」這等老生常談，年少氣傲的我，又怎會願意相信？

但事實是，我們都敵不過時間。「誰說，時間片刻變陳舊，全為我分秒亦停留」，昔日聽〈陪 你走〉原裝版，確實是被盧冠廷寫的旋律完全說服。心裏有 這首歌，只是為了那完全抽象，沒任何 事結構，由音樂和聲韻交織而成的裊繞。

去年，再聽我喜歡的本地音樂組合「小塵埃」翻唱這首歌，終於明白那時候令我感動的到底是甚麼。他們青澀無邪的嗓子，輕盈地吞吐 字字珠璣，以青春的正直來示範說明，即使還沒有切實經歷過人生，只要觸碰唐書琛綿綿歌詞裏的世道，還是任誰都會被感動的。那被感動的起點沒有其他，就是人性；就是他也是你和我，那一點從人心深處神秘而無形地連繫起來的靈氣。

靈氣一般隨年齡增長而消散，就好像許多小孩會感覺到異度空間裏的幽遊，但長大後便漸漸與此絕緣一樣。靈氣散退，留下的是被現實磨蝕出來的劃痕。劃痕中有英勇的刀疤，亦少不了黯然的傷口。傷口出現、癒合、結疤，經過這些自然的過程後，心裏於是有了個底子。然後再聽歌詞，就有不一樣的感覺，找到不一樣的連繫。

歌是一樣神奇的東西。它無形無相，捕風捉影，卻植入我們心坎深處，凝住時光。我很幸運，正職是一名造歌者。走上這條路的因緣，都自母親而起。我媽媽是幼稚園教師，工作需要課堂上彈鋼琴。為了方便她在家練習，爸爸就送了一台鋼琴給她。這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，所以，從我懂事開始，家裏就一直有琴可彈；而我，也是在媽媽的琴聲中長大的。可能因為這樣，我才會對音樂產生興趣，才會主動要求學鋼琴。

音樂是我的職業，但我不敢說音樂是我的專業。這套自編自導的自卑情結，來自非科班出身的音樂訓練背景，也來自我一顆不知足的貪婪人心。我一向認為自己絕對不是個甚麼有名的音樂製作人，只算是曾經有過一些作品面世罷了。然而，帶有這種分別心，大前提顯然是擺出一副表面不在乎的虛偽的謙遜。無論如何，事實上有些我寫的歌或詞，或許有人聽過，有人記得，或許也曾感動過一些人，但絕對談不上是甚麼膾炙人口的紅作品。我和我的歌，實際上應該沒有所謂的「粉絲」和追隨者，有的都只是這許多年來，出現過的寥寥數位善心人。我工作的推動力，很現實地不能依賴大眾的讚譽和支持，我是心知肚明的。當然不是說我本性就獨立清高，無怨無求，但無論你心底有多渴望自己每一首作品都人見人愛，當事與願達到一個地步，能夠做的就是實事求是，回歸工作

的本質和責任，跳出虛妄幻想，做自己應該做和擅長做的實事。

說回我媽媽，我和她的關係其實也不是不緊密，只是自大學時期開始，我便基本上再沒有與家人同住。加上九十年代舉家移民加拿大，得到公民資格後，只有我一個回流到香港工作生活。所以在過去差不多三十年間，我跟父母都是聚少離多。儘管他們倆在我心中佔有何其重要的位置，但相聚說話的機會少了，有些東西就是沒那麼深入。就好像我大概知道父親比較欣賞甚麼類型的音樂；而媽媽雖然是我跟音樂的因緣起點，我卻從來沒關心過她喜歡聽些甚麼。

媽媽一向在健康狀況上弱點很多，這點我最像她。多年以來，她都被大大小小的、林林總總的病痛纏繞。對此她從來沒有表現得很洩氣或很低落，只是感覺有點無奈。媽媽兩度受癌症襲擊，我結果都沒有能陪伴在旁。我相信這是她的意願，她的微妙安排。她的心意我是非常明白的，所以錯過了跟她好好道別的機會，理智上我也絕對沒有視為一種遺憾。媽媽辭世後，我回溫哥華跟家人一同辦完手續和儀式，之後便開始和爸爸一起慢慢整理她，實不多的遺物。媽媽是個愛看書寫字和編織毛衣的文靜人。在她的東西中，

除了跟編毛衣有關的物品比較多，也有不少筆記本，裏面滿載，她退休前後的各種生活事與情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她房間裏小巧的書桌上，找到一本那種舊時辦公室常用的，硬皮黑面紅角的記事本。本子沒甚麼特別標記，只見書脊上有綿密淺幼的摺痕，估計那應該是她很常用的一部。那是個溫哥華典型的寒冷寂靜春夜，我在昏黃的燈下，懷依然有點悲重，但同時又夾雜好奇的心情，徐徐地打開那本子。當我一頁又一頁的看下去時，耳洞裏的空氣，彷彿一下子被猛烈地抽乾淨盡。我感覺到一種孑然一身的寂靜，與現實世界的聲音完全隔絕，猶如置身黑暗孤寂的外太空一樣。我自己閱讀的眼睛帶動心靈，在那不到四吋乘六吋的頁面上，跟隨媽媽秀美端正的筆跡，心裏遙遠地聽到她在哼唱一首又一首的歌。由我第一首發表的作品開始，直到她離世前數月才面世的那一闕歌，只要是我寫的曲或詞，都按照它們公開播放的時序，敦厚工整地一字一句給抄錄下來。有些連我自己也差點記不起的，媽媽亦在意用心，隻字不漏把它們謄錄完滿，結合成一個小小的完整作品記錄，有若她用了自己的手筆，告訴我她最喜歡的音樂選擇其實是甚麼。



在這一晃神的悸動過後，我猶如倏地領悟到人的生存意義一樣。我把那本子小心地從頭到尾翻閱了好幾遍，然後拿去問爸爸，可否讓我把它帶回香港，留在身邊以作紀念。就是這樣，我把這部毫不起眼的黑皮記事簿，和其他一些媽媽的小物件，再加上一本她蒐集了我和弟弟童年時期照片的相簿，一起放在一隻小小的公文皮箱裏，把皮箱安置在睡房的一角。在溫哥華居住的日子，許多家庭都有一個習慣，就是在家裏準備一個地震包。裏面除了有糧水、暖氈、手電筒、護照等逃生用的必需品外，還會放一些個人的重要物品。有人會放和家人一起拍的舊照片；有人把結婚時穿戴過的首飾，或者是畢業證書和獎狀之類都放入地震包裹。反正就是將一些能夠代表自己生命中最有價值，最能反映內心真正需要和依歸的東西，放入這個當自己身陷險境，甚麼都要放下不顧之時，唯一隨身的避難錦囊之中。而我在避難包中的藏心之所，就是媽媽為我用筆墨抄錄而成，一本教我要懂得愛惜自己和相信自己的珍貴紀念冊。

然而，有些東西還是不能具體地放入避難包的，而且也不需要實質上放進去，因為這些東西其實老早就已經放在我們心裏那個避難包內的最深處；那就是人生中所有的情感交流及回憶。「味道是記憶的最強載體」，我面對 未能就此瀟灑揮去思念之情的這個現

實，夢迴中躊躕了好幾年，最後還是覺得不若把記憶全都傾倒出來，好好地去鋪陳和面對。有一樣東西，在媽媽過世後一段長時間內，我都不敢去碰。從來就沒有想像過，一隻小小的餛飩，竟然可以轉過頭來，變成我心裏面一塊沉重的石頭。但畢竟，我還是個喜歡靠不斷跟自己作對，不斷虐待自己來實現存在感的龜縮匪類。在過渡一個人生中重要階段的當兒，與其因害怕而逃避，長遠來看不若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翻天覆地的把自己害怕的根源仔細看清，來化解自己對它不公平的陰影投射。餛飩有它自己的故事；餛飩也裝載許多不同背景、不同地方的人，他們對家的情意，對生活的感知。一餛飩一世界，說起來未免誇張其詞，但實際上是希望藉此超越空間所限，憑成長時跟媽媽一起分享得最深切的味道，來繼續一段已經轉化了的親情，與媽媽在天地之間，靠一粒卑微的餛飩心繫一線。

